

B.15

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

刘得手*

摘要： 在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欧政策并非一个核心议题。但是，由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发表了一些抨击北约及支持英国脱欧的言论，这引发了欧洲人的担忧。因此，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其所领导的政府会采取何种对欧政策的问题变得分外引人注目。总体上看，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延续多于变化：前者体现为，它重守信守对欧洲盟友与伙伴的坚定承诺和《华盛顿条约》第 5 条款的规定，并主张强化与欧洲盟友与伙伴在政治、经济及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后者体现为，它强硬要求欧洲盟友分担更多防务责任，无限期搁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并在是否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这一政策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利益考量；既源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也是美欧双方积极战略互动的产物。无论如何，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必将对美欧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美国大选 特朗普政府 北约 欧盟 美欧关系

通常，美国新一届政府执政伊始都会重新检讨其内外政策，在民

* 刘得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外交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美欧关系。

主、共和两党轮替执政之年，这种检讨过程往往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政策调整，美国的对欧政策也不例外。鉴于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不仅实现了政党轮替执政，而且使一个政治“圈外人”——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特别是，这位政治“圈外人”在竞选期间对美国的大西洋联盟政策颇有微词，这一切使得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对欧政策变得分外引人注目。

长期以来，何为欧洲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在着手研究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之前，有必要对欧洲加以界定。20世纪70年代，在与欧洲打交道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我给欧洲打电话，那么我的电话打给谁呢？”而这恐怕是一个令非欧洲的外交官都感到沮丧的问题。^① 导致这一困惑的主要原因既与欧洲的边界不确定有关，也与欧盟一体化进程“永远在路上”有关。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认为，欧洲是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广大地区。而法国前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则基于未来欧盟将不断扩大的设想提出，欧洲的幅员将从北冰洋的冰山波及撒哈拉的沙丘（其中包括土耳其和俄罗斯）。^②

有鉴于此，需要在此说明，本研究所涉及的欧洲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来美国华盛顿决策者视角中的欧洲，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而是以北约和欧盟（前身为欧共体）为内核，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欧洲。^③

因此，本文主要探讨特朗普政府对北约和欧盟所代表的欧洲的政策及这一政策形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① James Meek, “What is Europ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4/dec/17/eu.turkey1>.

② Ibid.

③ 在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文件中，俄罗斯的位置是变化不定的。通常，美国决策层会将俄罗斯纳入亚欧国家之列，或者将其作为单个国家列出，抑或在未做上述安排的情况下，只是在阐述美国的地区及全球战略时论及这个国家。因此，尽管美国的对欧政策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俄罗斯，但它并非包含俄罗斯在内的欧洲政策。参见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 March 2006, <http://nssarchive.us/NSSR/2006.pdf>.



一 特朗普当选，山雨欲来？

欧洲对于美国的对欧政策，特别是美国对于欧洲安全承诺的可信性的疑虑由来已久，挥之不去。从历史上看，跨大西洋联盟自建立之日起就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龃龉不断，甚至发生过几次较严重的危机。从现状上看，奥巴马政府任期内，美欧同盟关系虽总体保持稳定，但依然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波动，这些诱因主要包括美国“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奉行“转向亚太”战略，上述政策调整的确使欧洲领导人担心美国对美欧同盟已经不感兴趣了。^①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则进一步搅动了美欧关系，似有将其推向更大的波动之势。在整个大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涉欧言论基调呈负面。2016年3月在《华盛顿邮报》总部，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打破过去70年华盛顿的共识，认为美国对北约的参与在未来几年可能需要大幅收缩。他说，北约花了我们很多钱，我们以北约保护欧洲，但是，这花了我们太多钱。^②

显然，这类涉欧言论令欧洲人感到紧张，尤其是在东欧，特朗普对普京的赞赏，对北约的贬低，引起了欧洲的严重担忧。更为严重的是，此类危及美欧关系的言论在特朗普的竞选演讲中反复出现。他一再声称，美国的海外盟友想当然地期待一切都由美国来付账单，而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应该并将退出现有的同盟。特朗普还瞄准欧盟进行攻击，预测欧盟会分裂，并公开支持英国脱欧。有学者认为，当时，考虑到特朗普可能无视美国对于北约所应负的条约义务的前景以及他的外交政策声明总体上的不可预测性，这一切的

① Arthur C. Favereaux and Daniel L. Byman, “Essay: The US-EU Relation in a Trump Administration,” <https://sfs.georgetown.edu/wp-content/uploads/2017/05/Trumps-foreign-policy-final-essay.pdf>.

② Philip Rucke and Robert Cosa, “Trump Questions Need for NATO,” *Outlines Noninterventionist Foreign Policy*, March 21,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6/03/21/donald-trump-reveals-foreign-policy-team-in-meeting-with-the-washington-post/?utm_term=.0ed5e7c9ab66.

确令人震惊。因此，不难理解，当时有关民调机构预测，如果欧洲人有权参与投票的话，希拉里将赢得压倒性胜利。^①

在赢得大选后的政权过渡时期，特朗普与其过渡团队的涉欧言论仍然没有转变的迹象。2017年1月11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选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欧盟是德国的工具，对于美国而言，它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者。他还赞扬英国脱离欧盟，预计将来还会有其他国家步英国后尘，并表示他不关心欧盟的命运。更有甚者，1月13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欧盟大使安东尼·加德纳（Anthony Gardner）声称，有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给欧盟领导人打电话，询问下一个脱欧的国家是哪一个。^②

特朗普及其团队的上述反欧言论引起大西洋对岸高层人士的严重担忧。2017年2月3日，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齐聚地中海岛国马耳他。尽管这些领导人之间也有分歧，但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担忧似乎将他们团结起来。会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他在致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的信中警告说，特朗普对欧盟构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与其并列的其他威胁包括俄罗斯的侵略、基地组织的进攻以及民粹主义浪潮。^③由此可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令欧洲领导人陷入了一种“山雨欲来”的担忧之中，他们对美欧关系走向的焦虑感显著上升。

二 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

由于特朗普的当选，“不确定性”似乎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特

① Cris Morris, “American Election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larms Europeans,” October 18, 2016, <http://www.bbc.com/news/business-43207506>.

② Arthur C. Favereaux and Daniel L. Byman, “Essay: The US-EU Relation in a Trump Administration,” <https://sfs.georgetown.edu/wp-content/uploads/2017/05/Trumps-foreign-policy-final-essay.pdf>.

③ Laura King, “European Union Leaders at Malta Summit Bristle at Trump Remarks,” <http://www.latimes.com/politics/washington/la-na-essential-washington-updates-european-union-leaders-at-malta-summit-1486132704-htmlstory.html>.



征。不过，总体上看，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延续多于变化：前者体现为，它重申信守对欧洲盟友与伙伴的坚定承诺和《华盛顿条约》第5条款的规定，并主张强化与欧洲盟友与伙伴在政治、经济及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后者体现为，它强硬要求欧洲盟友分担更多防务责任，无限期搁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并在是否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

对于美欧关系，特朗普政府延续了往届美国政府关于美欧关系的传统认识，它声称，一个强大而自由的欧洲对于美国至关重要。美欧由共同的对民主、个人自由和法制等原则的承诺而联系在一起。……当欧洲繁荣、稳定并能有助于捍卫美欧的共同利益和理想时，美国会更安全。^① 这与奥巴马政府的相关立场十分吻合。在2015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政府声称：“一个强大的欧洲是美国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包括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促进繁荣和维护国际准则。”^②

同样，对于北约，特朗普政府的立场也回归传统，其声称，由自由和主权国家构成的北约同盟是我们相对于竞争者的巨大优势。美国仍然信守《华盛顿条约》第5条款。^③ 支持北约，特别是信守《华盛顿条约》关于集体防御的第5条款，这是自1949年北约成立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一贯坚持的立场。

同时，特朗普政府还奉行支持北约扩大的政策。根据北约的有关规则，吸纳新成员需要全体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因此，特朗普总统手中的这一票十分关键。曾经至少有两个因素使得支持黑山加入北约的人士担心特朗普会在这个问题上投否决票，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他曾在就职演说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捍卫了其他国家的边界，却拒绝捍卫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2017/12/NSS - Final - 12 - 18 - 2017 - 0905. pdf 2017/12/NSS - Final - 12 - 18 - 2017 - 0905. pdf.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2015,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5/02/2015.pdf>.

③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2017/12/NSS - Final - 12 - 18 - 2017 - 0905. pdf.

自己的国界。……从今天开始，将只有美国优先的政策”。^① 这类表态令人对于他是否同意将美国的安全保护扩大至一个南欧小国生疑；另一个原因是，黑山申请加入北约遭到来自俄罗斯的强硬反对。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北约问题专家乔基·贝尼特斯（Jorge Benitez）认为，俄罗斯为反对黑山加入北约所做的堪称一个特例，因为没有一个是北约候选国在成为成员国的进程中面临这样一种可怕的攻击或威胁。^② 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2017年4月11日，特朗普总统不顾俄罗斯的反对，签署了同意黑山加入北约的协议。

但是，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中的变化也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它强硬要求欧洲盟友分担更多防务责任。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首次会晤中就向对方施压，要求北约成员国的防务支出达到其GDP 2%的标准，并首次将相关要求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一点可以说是美国对欧政策的一个历史性突破。在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声称：“当所有成员国为了保护我们的共同利益、主权和价值而承担更大的责任并支付其合理的份额时，北约同盟将变得更强大。”^③ 同时，这份报告还为北约欧洲成员国防务开支达到其GDP的2%设定了时限。

其二，无限期搁置TTIP谈判，使TTIP前景难料。对于达成TTIP协定，奥巴马政府和欧盟方面都曾寄予厚望。美方认为，该协定将通过扩大欧洲对美国制造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来为美国的家庭、工人、商人、农民、牧场主提供更多的机会，这将有助于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④

^① “Remarks of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January 20,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inaugural-address>.

^② ANDREW HANNA, “Flynn to recommend Trump back NATO membership for Montenegro,” February 6, 2017,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7/02/trump-nato-montenegro-michael-flynn-234697>.

^③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④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Offic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https://ustr.gov/ttip>.



欧盟方面认为，美欧达成 TTIP 的理由，从经济上说，它将降低欧洲对美出口的关税或使得欧洲的对美商品出口通关更为便利，从而有助于搭建新的跨大西洋贸易桥梁，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从地缘政治上说，可以与美国达成一项全面而平衡的贸易协定。在当今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拥有密切的经济伙伴有助于欧盟以自己的高标准和愿景塑造全球化进程。^① 基于上述考量，美国与欧盟于 2013 年 7 月正式启动第一轮 TTIP 谈判，截止到 2016 年 10 月，双方已经举行了 15 轮谈判。但总体看来，TTIP 谈判进展缓慢，其仍局限于文本内容，即消除双方在文本提案上的分歧，而尚未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

特朗普总统就职后兑现其竞选时的诺言，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签署行政命令，决定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对于 TTIP，他的态度显然并没有这么简单“粗暴”。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宣布终止该项谈判，而且，一度出现某种重新启动 TTIP 谈判的迹象。2017 年 6 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E. Lighthizer）在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时透露，他的团队成员正在审查 TTIP 事项，但是，此后再无下文，因此，作为 TPP 姊妹篇的 TTIP 实际处于“冻结”状态，其前景难料。

其三，在是否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总的来说，自马歇尔计划实施和北约成立以来，支持欧洲合作、促进欧洲一体化事业的推进一直是美国对欧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克林顿政府时期不断重申，美国在欧洲有两个战略目标，第一是构建一个真正一体化、民主、繁荣和平的欧洲；第二是与大西洋盟友和伙伴一道应对单个国家无法应对的全球性挑战。^② 当然，也有偶尔偏离的情况，比如小布什总统及其领导的政府的大西洋政策就曾受到尖锐批评。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Ivo. H. Daalder）曾于 2003 年撰文认为，小布什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Final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TTIP 15th Round of Negotiations,” October 7, 2016,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553>.

^②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December 1999, <http://nssarchive.us/NSSR/2000.pdf>.

位不信奉欧洲一体化的美国总统，他利用欧洲的内部分歧，挑动新欧洲和老欧洲的对抗，拥抱那些支持美国政策的欧洲国家，而回避那些不支持美国政策的欧洲国家。^①如果说小布什总统是第一位，那么特朗普总统就只能屈居第二了。与前者不同，特朗普的做法主要表现在，他曾在竞选期间发表支持英国脱欧的言论，而且，就职后还公开主张英国应以更强硬的方式与欧盟进行“脱欧”谈判。^②不过，他本人就职后避免对是否支持欧洲一体化问题表态，其政府新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在该问题上基本采取了一种模糊态度。

三 影响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的主要因素

特朗普政府上述对欧政策的形成是多重因素作用的产物，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利益考量；既源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也是美欧双方积极战略互动的结果。

从历史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在分担防务责任问题上向其北约欧洲盟友施压并非新鲜事儿，而是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的一贯做法。有学者认为，大西洋内部关于如何分摊防务账单的分歧与联盟本身一样古老。在美国国内，尽管民主、共和两党可能在其他问题上很少能够达成一致，但是，关于北约的争议证明两党合作是存在的。^③

事实证明，此言不虚。近年来，美方高层官员在私下或公开场合向欧洲盟友施压，促使其增加防务投入的力度明显加大，其中曾先后在小布什政府

① Ivo. H. Daalder, “George W. Bush’s Transatlantic Crisis,” August 21, 2003,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george-w-bushs-transatlantic-crisis/>.

② Andrew MacAskill, “Trump Says He Would Negotiate Brexit ‘Tougher’ Attitude Than Theresa May,” January 28, 2018,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trump-theresa-may-brexit-tougher-attitude_us_5a6debefe4b06e2532686d0d.

③ Alexander Mattelaer, “U. S. Leadership and NATO: Revisit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O Burden-Sharing,” https://ssi.armywarcollege.edu/pubs/parameters/issues/Spring_2016/6_Mattelaer.pdf.



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就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施压者。2011年6月10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讲时说，一届又一届美国国防部长常常怀着恼怒的情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敦促欧洲盟友达到双方共同商定的北约防御开支基准，而他本人是最近的那一位；北约曾商定成员国用于防御的开支要达到其GDP的2%，而现今，28个北约成员国中仅仅有5个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希腊及阿尔巴尼亚——超过了这个标准。他同时强调，构建一个完整、繁荣与自由的欧洲对美国的好处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在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中的大多数能够证明其占北约总军事开支约50%的防务投资和维持高成本前沿基地的合理性，但在柏林墙倒塌约20年之后的今天，美国在北约防务开支中所占的份额上升到75%以上，而且这一切还发生在美国国内考虑削减那些会引发政治麻烦的预算与福利的时期。因此，盖茨预测，如果当下欧洲防御能力下降的趋势不能停止和逆转，未来的美国政治领导人——那些并非像他一样经历过冷战的人——可能认为美国对北约的投入是赔本的。他还说，他为跨大西洋联盟的未来所描绘的前景具有现实的可能性。^①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在要求其北约欧洲盟友增加防务开支问题上“下狠手”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从现实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维系跨大西洋联盟有其广泛的利益所在，正如它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宣称的那样，在政治上，美国将深化与欧洲盟友与伙伴的合作，以应对那些威胁削弱美欧共同的价值观、安全利益和共同愿景的力量。美欧将合作反击俄罗斯的颠覆和侵略以及朝鲜和伊朗造成的威胁，并将在国际论坛上继续推进双方共同的原则和利益；在经济上，美国将与欧盟合作，并与英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双边合作，以确保公平、互惠的贸易实践，消除增长的各种障碍。美国将鼓励欧盟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以创造就业。美国将与欧洲盟友与伙伴合作以促使欧洲的能源来源多

^① “Remarks by Secretary Gates at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Agenda,” Brussels, Belgium, June 10, 2011, <http://archive.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4839>.



元化，从而确保欧洲国家的能源安全。美国将与伙伴国合作以便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和经济实践相竞争并限制其获得敏感技术。在军事和安全上，美国履行其防御责任，期待他方也能这么做。美方期待欧洲盟友到 2024 年将防务开支增加到其 GDP 的 2%，其中 20% 的开支用于不断增强军事能力方面。在北约的东翼，美国将继续增加威慑和防御，并支持前线的盟友和伙伴为进行自我防御而进行的各种努力。美国将与北约合作提高其一体化的空中和导弹防御能力，以应对既有的和预想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尤其是来自伊朗的）。美国还将增加与欧洲的反恐和网络安全合作。^①

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来看，特朗普政府难以放弃对美欧同盟关系的依赖。2012 年 1 月美国白宫和国防部曾联合发布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 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防务战略指南，该指南明确了 21 世纪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它声称，在谋求全球与经济安全的过程中，欧洲是美国最重要的伙伴，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这样。……美国将继续履行《华盛顿条约》第 5 条款中对盟国安全的承诺，并促进同盟作战能力不断提升，协调能力不断加强。^②

与此一脉相承，特朗普政府宣称：“美国又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了，我们没有躲避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迎头面对它们，并追寻各种机会以促进全体美国人的安全和繁荣。”^③正是由于仍然坚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特朗普总统不得不由强调“美国优先”转而表明“美国优先但不是美国单干”，也因此，美国仍然坚持大西洋联盟政策就不难理解了。

从美欧战略互动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的欧洲政策也是美欧双方决策层积极沟通、协商的结果。这些沟通与协商通过双边会晤、多边会议等形式展开，旨在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为这一政策指明方向。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2017/12/NSS - Final - 12 - 18 - 2017 - 0905. pdf2017/12/NSS - Final - 12 - 18 - 2017 - 0905. pdf.

②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http://archive.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③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2017/12/NSS - Final - 12 - 18 - 2017 - 0905. pdf2017/12/NSS - Final - 12 - 18 - 2017 - 0905. pdf.



英美元首会晤，特朗普总统首次承诺支持北约。2017年1月26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问华盛顿，这是特朗普总统就职后接待的首位来访外国元首。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开讲话中，梅首相表示，在与特朗普的会谈中，他们一致承认北约是美欧集体防务的支柱，双方重申对这一同盟的坚定承诺。她还力求让特朗普当场对此予以确认：“总统先生，我认为你说了一——确认了你是百分之百支持北约的。”^①

慕尼黑安全会议，美国代表团为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定调。2017年2月17日，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这是特朗普政府执政后首次为阐明其欧洲政策而进行重大努力的机会和场合。特朗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阵容强大，其中包括副总统彭斯、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土安全部长凯利。由参议员麦凯恩等组成的庞大的国会代表团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彭斯强调他是代表特朗普总统讲话的，他表示，“美国坚定支持北约，并将毫不动摇地遵守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承诺”。马蒂斯则补充说：“就职后，特朗普总统现在已经完全支持北约。”^② 他们试图以此种表态打消欧洲盟友对美国新政府对欧政策的疑虑。

美国副总统彭斯访欧，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达成三项原则共识。结束慕尼黑会议之后，副总统彭斯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前往布鲁塞尔，继续为稳定美欧关系而努力。2017年2月20日，彭斯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会晤。会谈结束后图斯克透露说：“我直接问副总统彭斯，他是否同意我在这三个问题——国际秩序、安全和美国新政府对于欧盟的态度——上的意见，得到了三个‘是’的答复。”也就是说，在这次会谈中，他们双方一致同意：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欧洲的安全依赖北约和尽可能密切跨大

① “President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May’s Opening Remarks,” January 27,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trump-prime-minister-mays-opening-remarks/>.

② Richard Fontaine, “Profound Uncertainty in Munich: Is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ted to European Security?” February 21, 2017,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7/02/profound-uncertainty-in-munich-is-the-united-states-committed-to-european-security/>.



西洋合作以及支持统一的欧洲的构想。^①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本人未曾表态支持欧洲一体化事业，或许是由于听从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劝告，不再公开敦促其他欧盟成员国脱离欧盟。^②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来访，与特朗普总统就北约成员国防务开支达成一致意见。2017年4月12日，特朗普总统与来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谈，双方就北约的欧洲盟国将其GDP的2%用于防务达成一致。在这次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承认他之前说过北约过时了，但他又表示，“它不再过时了”。^③ 至此，至少在言辞上，特朗普主动纠正了自己以往对北约的攻击立场，而这对于美国新政府重申对北约的支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上述美欧高层之间在双边与多边场合为增信释疑而进行的努力只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欧之间积极的战略互动的一部分，这些互动无疑为美国新政府对欧政策的制定及推动美欧关系迅速回到“正轨”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 语

美欧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虽然由2016年美国大选而引发的欧洲人的焦虑因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的日渐清晰而得到缓解，但是，美欧关系潜在的不确定性已然在酝酿之中，其中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如果到2024年美国的北约欧洲盟友无法达到将其GDP的2%用于防务的目标，则北约内部新的争吵与裂痕似难以避免。其二，与此相关，如果北约欧洲成员

① “President Tusk and U. S. Vice President Pence Pledge Transatlantic Unity,”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european-council/president/news/2002-transatlantic-unity-tusk-pence/>.

② Josh Low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Disorganized’ and, May Less Functional Than the EU,” Brussels Leader Says, Aug 3, 2017, <http://www.newsweek.com/jean-claude-juncker-anthony-scaramucci-brexit-trump-645784>.

③ “Joint Press Conference of President Trump and NATO Secretary General Stoltenberg,” April 12,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press-conference-president-trump-nato-secretary-general-stoltenberg/>.



国因强烈感受到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不可靠，转而大力推进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则由此引发新一轮美国对欧洲离心倾向的疑虑似也难以避免。实际上，2017年11月13日，欧盟23个成员国已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达成了在防务领域的“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①，在推动欧盟防务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一举措与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不无关系。其三，特朗普政府对欧洲一体化持模糊立场，特别是在欧盟面临多重挑战的情况下，其对美欧关系的危害不容小觑。最后，俄美关系的走向问题，这恐怕也将是引发美欧关系紧张的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总之，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对美欧关系影响深远，值得持续不断地跟踪观察和研究。

(审读：吴白乙)

^① “J. E. Larik, Europe Moves on Defense Integration: Someone Tell Uncle Sam,” November 15, 2017, <http://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360513-europe-moves-on-defense-integration-someone-tell-uncle-sam>.